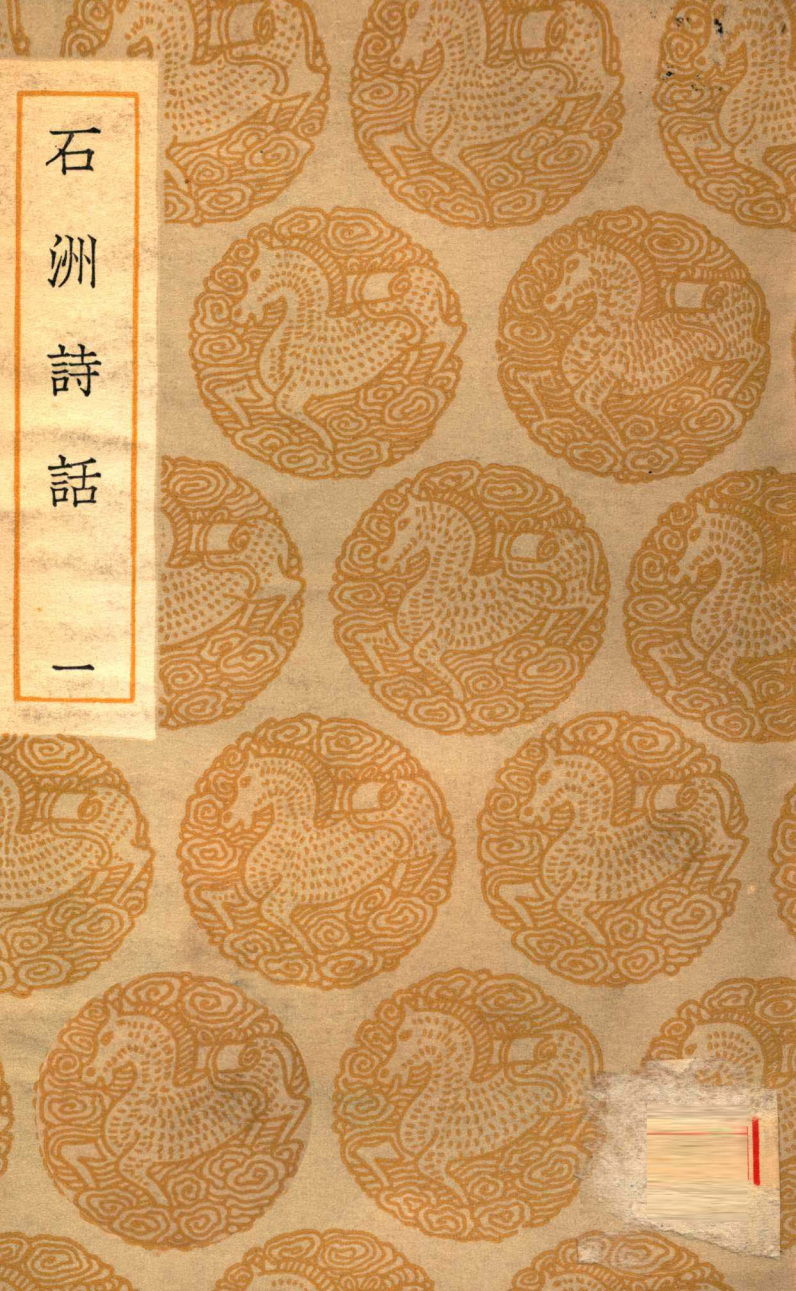


石
洲
詩
話
一



石州詩話

卷一



石 洲 詩 話

(一)

翁 方 綱 撰

自敘

自乙酉春迨戊子夏。巡試諸郡。每與幕中二三同學。隔船窗論詩。有所剖析。隨手割小條相付。積日既久。彙合遂得五百餘條。秋閒諸君皆散歸。又屆報滿受代之時。坐小洲石畔。日與粵諸生申論諸家諸體。因取前所割記散見者。又補益之。得八百餘條。令諸生各鈔一本。以省口講。而備遺忘。本非詩話也。時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。覃谿。

石洲詩話卷第一

大興 翁方綱

入唐之初，永興鉅鹿並起，而鉅鹿氣骨尤高。

王無功以真率疎淺之格，入初唐諸家中，如鸞鳳羣飛，忽逢野鹿，正是不可多得也。然非入唐之正脈。劉汝州希夷詩格雖不高，而神情清鬱，亦自奇才。

李巨山汾陰行末四句，明皇聞而掩泣，曰：李嶠真才子也。此事互見明皇傳信記及鄭嵎津陽門詩注，而一以爲將幸蜀，登花萼樓，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之，一以爲過劍閣下，望山川，忽憶水調辭，二條小異。○漢武秋風辭，此結四句脫胎所自也，用其意而不用其詞，特爲妙麗。至老杜溪陂行，竟用其辭而並不相犯，乃尤妙也。此卽詞場祖述，可覩古人之變化。

李巨山詠物百二十首，雖極工切，而聲律時有未調，猶帶齊梁遺習，未可遽以唐人試帖例視。薛少保驅車越陝郊一篇，卽杜詩所謂少保有古風，得之陝郊篇者也。古風蓋指擬古詠懷之體，今觀此詩，依然阮公遺意也。可見唐初諸公原有此一種，直至陳拾遺乃獨用此格，直接古調耳。此可見少陵之於唐賢，處處尋求古人門戶。

詩有可以不必分古今體者，如劉生聽馬芳樹上之回等題，後人卽以平仄粘聯之體爲之，豈應別作律

詩乎。在初唐人則平仄又未盡粘聯者。尤可以不必分也。

伯玉感遇詩。朝發宜都渚一章。乃正合古樂府巫山高之本旨。後人作巫山高詩。皆不如此。

唐初羣雅競奏。然尙沿六代餘波。獨至陳伯玉。崑兀英奇。風骨峻上。蓋其詣力。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。

伯玉薊邱覽古諸作。鬱勃淋漓。不減劉越石。而李滄溟止選其燕昭王一首。蓋徒以格調賞之而已。

伯玉峴山懷古云。邱陵徒自出。賢聖幾凋枯。感遇諸作。亦多慨慕古聖賢語。杜公陳拾遺故宅詩云。位下

何足傷。所貴者聖賢。正謂此也。今之解杜者。乃謂以聖賢指伯玉。或又怪聖賢字太過。何歟。

杜必簡於初唐流麗中。別具沈摯。此家學所由啓也。

沈雲卿龍池篇。大而拙。其勢開啓三唐。而非七律之盡善者。盧家少婦一篇。斯其佳作。

沈宋律句勻整。格自不高。杼山目以射雕手。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。

沈宋應制諸作。精麗不待言。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。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。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

也。

盧鴻一嵩山十志詩。似是騷裔。而去騷卻遠。此不過自適其適而已。

張燕公秋風樹不靜。君子歎何深。卽杜之涼風起天末。君子意如何所本也。洞房懸月影。高枕聽江流。卽

入簾殘月影。高枕遠江聲所本也。杜於唐初前哲。大都攬其菁英。不獨原本家學。

曲江公委婉深秀。遠出燕許諸公之上。阮陳而後。實推一人。不得以初唐論。明順德薛岡生序南海陳喬生詩。謂粵中自孫典籍以降。代有哲匠。未改曲江流風。庶幾才術化爲性情。無愧作者。然有明一代。嶺南作者雖衆。而性情才氣。自成一格。謂其仰企曲江則可。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。曲江在唐初渾然復古。不得以方隅論。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。頗未精校。卽如開卷載蘇子瞻一詩。其詞之俚。不知出誰附會。其金鑒錄之僞。則阮亭皇華紀聞已辨之。

王尉灣詩句。張燕公手題政事堂。殷璠謂詩人已來。少有此句。至其終南山一篇。亦自超雋。非復唐初諸公平澁之製。

崔侍郎湜白鹿觀詩。捧藥芝童下。焚香桂女留。卽杜金華觀詩焚香玉女跪。霧裏仙人來所本也。芝童桂女。仙人玉女。皆以仙靈之類爲辭。不必確有所指。近時解杜者。頗穿鑿可笑。

讀孟公詩。且毋論懷抱。毋論格調。只其清空幽冷。如月中聞磬。石上聽泉。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。一洗而空之。真一快也。

崔司勳稟疾。有似俠客一流。

崔司馬國輔詩。最有古意。如悵矣秋風時。余臨石頭瀨。更何必以工於發端目古人乎。

齊梁遺音。在唐初者。長篇則煩而易濫。短篇則婉而多風。如崔國輔五言小樂府是也。

崔司馬樂府。殷璠以爲古人不及。然下簾彈箏篴。不忍見秋月。不如爲舞春風多。秋來不堪著。故侵珠履跡。不使玉階行。不如畫眉猶未竟。魏帝使人催也。其故難以言詮。○故侵珠履跡二句。阮亭以爲直用庾詩。然視庾尤巧矣。

盛唐之初。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。據皆遒勁雄渾。少陵之嚆矢也。侍郎曾與少陵同登慈恩寺塔。今其詩不傳。○邱庶子爲祖員外詠。則右丞之先聲也。

右丞五言。神超象外。不必言矣。至如故人不可見。寂寞平陵東。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。豈獨唐子西語錄。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。

今之選右丞五古者。必取下馬飲君酒一篇。七古則必取終南有茅屋一篇。大約皆自李滄溟啓之。此元遺山所謂少陵自有連城壁。爭奈微之識碣砢者也。

古今詠桃源事者。至右丞而造極。固不必言矣。然此題詠者。唐宋諸賢略有不同。右丞及韓文公。劉賓客之作。則直謂成仙。而蘇文忠之論。則以爲是其子孫。非卽避秦之人。至晉尙在也。此說似近理。蓋唐人之詩。但取興象超妙。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。不必以此爲分別也。王荊公詩亦如蘇說。而崇甯中汪彥章藻一詩亦佳。乃曰。花下山川長一身。則亦以爲避秦人得仙也。○劉賓客之作。雖自有寄託。然遜諸公詩。

多矣。郭茂倩並取入樂府，似未當。

昔人稱李嘉祐詩。水田飛白鷺。夏木嘯黃鸝。右丞加漠漠陰陰字。精彩數倍。此說阮亭先生以爲夢囈。蓋李嘉祐中唐時人。右丞何由預知。而加以漠漠陰陰耶。此大可笑者也。然右丞此句。精神全在漠漠陰陰字上。不得以前說之謬。而概斥之。

岑嘉州詩。忽思湘川老。欲訪雲中君。此乃後人用雲中君之所本也。與九歌原旨不同。

嘉州之奇峭。入唐以來所未有。又加以邊塞之作。奇氣益出。風會所感。豪傑挺生。遂不得不變出杜公矣。高常侍與岑嘉州不同。鍾退谷之論。阮亭已早辨之。然高之渾朴老成。亦杜陵之先鞭也。直至杜陵。遂合諸公爲一手耳。

李東川王母歌云。若能鍊魄去三尸。後當見我天皇所。此二語前人已言其寓意。然篇中複道歌鐘杳將暮。深宮桃李飛成雪二句。復不讓少陵麗人行楊花青鳥一聯也。東川句法之妙。在高岑二家上。

高之渾厚。岑之奇峭。雖各是成家。然俱在少陵籠罩之中。至李東川則不盡爾也。學者欲從精密中。推宕伸縮。其必問津於東川乎。

東川七律。自杜公而外。有唐詩人。莫之與京。徒以李滄溟揣摹格調。幾嫌太熟。然東川之妙。自非滄溟所能襲也。

古人唱和自生感激。若早朝大明宮之作，並出壯麗。慈恩寺塔之詠，並見雄宕。率由興象，互相感發。至於裴蜀州之才，詣未遽齊。武右丞而輞川唱和之作，超詣不減於王。此亦可見。

龍標精深，可敵李東川。而秀色乃更掩出其上。若以有明宏正之閒，徐迪功尙與李何鼎峙。則有唐開寶諸公，太白少陵之外，舍斯人其誰與歸？○司空表聖之論曰：傑出於江寧，宏肆於李杜，信古人不我欺也。常建第三峯詩，願與黃麒麟欲飛而莫從，此亦是順口急氣之故。可以取證歐公菱溪大石詩。○常較王孟諸公，頗有急疾之意。此所以爲飛仙也。又多仙氣語。

儲侍御張谷田舍詩，確喧春澗滿，梯倚綠桑斜。雖只小小格致，然此等詩，卻是儲詩本色。竊謂一人自有一人神理，須略存其本相，不必盡以一概論也。阮亭三昧之旨，則以盛唐諸家全入一片空澄澹泞中，而諸家各指其所之之處，轉有不暇深究者。學人固當善會先生之意，而亦要細觀古人之分寸，乃爲兩得耳。

常尉以元妙得之，儲侍御以淺淡得之。儲近王，常近孟，而常勝於儲多矣。

元次山別何員外詩，結句不然且相送，醉歡於坐餘。與韓文公送王含序結句同旨，而韓尤妙矣。次山稱文章之弊，煩雜過多，欲變淫靡，以系風雅。然其詩朴拙處過甚，此乃棘子成疾。周末文勝，等虎豹犬羊爲一轉者也。天寶至德之際，英哲相望，似未可盡以文勝抹之。君家遺山所云，風雲若恨張華少，溫李新聲

奈爾何。未必次山之詩。遂爲有唐風雅正宗也。獨其詩序。則稍有致。○觀篋中集所錄。其意以枯淡爲高。如以孟東野詩投之。想必愜意也。

盛唐諸公之妙。自在氣體醇厚。興象超遠。然但講格調。則必以臨摹字句爲主。無惑乎一爲李何。再爲王李矣。愚意拈出龍標東川。正不在乎格調耳。

漁洋先生云。李詩有古調。有唐當調。分別觀之。所錄止古風二十八首。蓋以爲此皆古調也。然此內如秦皇掃六合。天津三月時。鄭客西入關。諸篇皆出沒縱橫。非斤斤於踐迹者。卽此可悟古調不在規摹字句。如後人之貌爲選體。拘拘如臨帖者。所謂古者。乃不古耳。

子昂太白。蓋皆疾梁陳之豔薄。而思復古道者。然子昂以精深復古。太白以豪放復古。必如此乃能復古耳。若其揣摩於形迹以求合。奚足言復古乎。

漁洋云。韓七言詩。學急就篇句法。如鴉鵂鷹。鷓鴣鷓鴣。騷駟駟。駟駟駟等句。近又得五言數語。韓詩蚌螺魚鼈蟲。盧仝鰻鮓鯉。鱸云云。然此種句法。間作七言可耳。五言卽非所宜。解人當自知之。蓋漁洋先生所謂五古者。專指唐賢三昧一種淡遠之體而言。此體幽閑貞靜。何可雜以急管繁絃。他日先生又謂東坡效韋蘇州之作。是生查子詞者。卽此旨也。至於五言詩。則初不限以一例。先生又嘗云。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。宜王韋鋪張敘述。宜老杜。若是則格由意生。自當句由格生也。如太白云。天上白玉京。十二

樓五城。若以十二樓五城之句入韋蘇州詩中。豈不可怪哉。不必至昌黎玉川。方爲盡變也。

魏程曉詩云。今世樛櫟子。觸熱到人家。字書樛櫟不曉事也。音耐戴。而太白詩云。五月造我語。知非佺儃人。字書佺夷在切。癡貌。儃海愛切。儃儃癡貌。儃字下又注云。又他代切。儃儃癡貌。按佺儃音義。並與樛櫟相似。太白詩。當卽用程詩也。然儃字恐不當與儃字相連。此是字書。因佺誤儃耳。

敖器之評太白。謂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。覈其歸存。悅無定處。愚謂須知太白又自有十分著實處耳。然器之語自妙。

太白詠古諸作。各有奇思。滄溟只取懷張子房一篇。乃僅以豈曰非智勇。懷古欽英風等句。得贊歎之旨乎。此可謂僅拾糟粕者也。○入手虎嘯二字。空中發越。不知其勢到何等矣。乃卻以未字縮住。下三句又皆實事。無一字裝他門面。及至說破報韓。又用雖字一勒。真乃逼到無可奈何。然後發洩出天地皆震動五個字來。所以其聲大而遠也。不然而但講虛讚空喝。如懷古欽英風之類。使後人爲之。尙不值錢。而況在太白乎。

太白遠別離一篇。極盡迷離。不獨以元肅父子事難顯言。蓋詩家變幻至此。若一說煞反無歸著處也。惟其極盡迷離。乃卽其歸著處。○綠雲謂竹。

太白秋思云。海上碧雲斷。單于秋色來。單于當指臺。

太白云。山隨平野盡。江入大荒流。少陵云。星垂平野闊。月湧大江流。此等句皆適與手會。無意相合。固不必謂相爲倚傍。亦不容區分優劣也。

太白五律之妙。總是一氣不斷。自然入化。所以爲難能。蘇長公橫翠峨眉一聯。前人比於杜陵峽中覽物之句。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。地轉錦江成渭水。天迴玉壘作長安。則更大不可及矣。○西巡之歌。殊於風雅之旨不類。安史之亂。豈得云輕拂邊塵。不觀杜公直書仙仗離丹極。妖星帶玉除乎。甚且鋪張蜀中濃麗。尤爲非體。若反言之則不必。若正言之則不宜。即不能作北征之篇。亦何必有西巡之頌也。此事在唐自非細故。而李杜二家爲有唐一代詩人冠冕。若此之類。何以立詩教乎。

大可爲也。化不可爲也。其李詩之謂乎。太白之論曰。寄興深微。五言不如四言。七言又其靡也。若斯以談。將類於襄陽孟公以簡遠爲旨乎。而又不然。蓋太白在唐人中。別有舉頭天外之意。至於七言。則更迷離渾化。不可思議。以此爲寄興深微。非大而化者其烏乎能之。所謂七言之靡。殆專指七律言耳。故其七律不工。

李詩補注一書。頗未修整。卽如中間小謝又清發。乃以惠連作注。竟若不知題爲宣城謝朓樓者。此猶蘇詩之王注。未經淘洗故耳。如有識力者。取而刪補訂正之。亦快事也。

元相作杜公墓。係有鋪陳排比藩翰堂奧之說。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。有藩籬焉。有堂奧焉。語本

極明。至元遺山作論詩絕句。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。藩籬如此亦區區。少陵自有連城壁。爭奈微之識砒砒。則以爲非特堂奧。卽藩籬亦不止此。所謂連城壁者。蓋卽杜詩學。所謂參苓桂朮君臣佐使之說。是固然矣。然而微之之論。有未可厚非者。詩家之難。轉不難於妙悟。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。此非有兼人之力。萬夫之勇者。弗能當也。但元白以下。何嘗非鋪陳排比。而杜公所以爲高。曾規矩若。又別有在耳。此仍是妙悟之說也。遺山之妙悟。不減杜蘇。而所作或轉未能肩視元白。則鋪陳排比之論。未易輕視矣。卽如白之和夢遊春五言長篇。以及遊悟真寺等作。皆尺土寸木。經營締構而爲之。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。看之似平易。而爲之實艱難。元白之鋪陳排比。尙不可躋攀若此。而況杜之鋪陳排比乎。微之之語。乃真閱歷之言也。自司空表聖造二十四品。抉盡祕妙。直以元白爲屠沽之輩。漁洋先生韙之。每戒後賢。勿輕看長慶集。蓋漁洋之教人。以妙悟爲主者。故其言如此。當時宣城施氏。已有頓漸二義之論。韓文公所謂及之而後知。履之而後難耳。

墓係又舉夏殷周千餘年。仲尼緝拾選練。取三百篇。至子美之作。使仲尼鍛其旨要。尙不知貴其多乎哉。此亦究極波瀾之言。竹垞先生有言。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。得列於詩者。僅十有一而已。殆所操類鄰國之音。所沿者前人體製。則膠固不知變。變而不能成方。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。孔子去其重複。信矣。聖人固未嘗盡以少爲貴。顧其多者篇體何如耳。然漁洋先生謂少陵晚年五律。後半往往重複。墓系

所舉。則但以諸大篇全局論之。

南宋金華杜仲高讀杜詩有仲尼不容刪之句。可作此註腳。

自初唐至開寶諸公。非無古調。但諸家既自爲體段。而紹古之作。遂特自成家。如射洪、曲江是也。獨至杜公。迺以紹古之緒。雜入。隨常醇酢。布置中。吞吐萬古。沐浴百寶。竟莫測其端倪所在。

奉先詠懷一篇。羌邨三篇。皆與北征相爲表裏。此自周雅降風以後。所未有也。迹熄詩亡。所以有春秋之作。若詩不亡。則聖人何爲獨憂耶。李唐之代。乃有如此大制作。可以直接六經矣。○滄溟首先選次唐詩。而此等皆所不取。乃獨取玉華宮一篇。蓋以萬籟笙竽。秋色瀟灑。爲便於掇拾裝門面耳。

垂老別一首。土門壁甚堅二句。接上加餐。通是述其老妻代慮之詞。勢異鄴城下。以下則行者答慰其妻也。注家多未之及。

羌邨第一首。歸客千里至五字。乃鳥雀噪之語。下轉入妻子。方爲警動。

鳥雀知遠人之來。而妻子轉若出自不意者。妙絕妙絕。

若直

作少陵自說千里歸家。不特本句太實太直。而下文亦都偪緊。無復伸縮之理矣。此等處最是詩家關鍵。而評杜者皆未及。○蘇詩塔上一鈴獨自語。明日顛風當斷渡。下七字卽塔鈴之語也。乃少陵已先有之。四松詩得恁千葉黃。恁與恁同。亦慳惜之意。得恁者不得恁也。○或作得愧非。○足以送老姿。亦錢刻之訛耳。本作足。爲送老資。訛二字卽講不通矣。錢本之謬類如此。他如雨聲先以風以訛已。種蒿杜曲換者舊換訛晚。壯遊實唯親弟昆實訛督。別李汨吾隘世網。汨訛泊。望雲雷屯不足。屯訛此。三川觀之類。實不可。

枚舉。

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。其魄力既大。故能於正位卓立鋪寫。而愈覺其超出。其聲音既大。故能於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。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。必不可學者。苟不揣分量而妄思攀援。未有不顛躓者也。杜五言古詩活於大謝。深於鮑昭。蓋盡有建安黃初之實際。而并有王孟諸公之虛神。不可執一以觀之。

漁洋以五平五仄體。近於游戲。此特指有心爲之者言。若杜之凌晨過驪山。御榻在巖嶠。憂端齊終南。頃洞不可掇。前登寒山重。屢得飲馬窟。鷗臯鳴黃桑。野鼠拱亂穴。清暉回羣鷗。暝色帶遠客。至於山形藏堂皇。壁色立積鐵。於五平五仄之中。出以疊韻。並屬天成。非關游戲也。

乃是蒲城鬼神入。阮亭抹之。豈虞其戇耶。然妙處固到極頂。看其上下銜接。是何等神理。不以阮亭之抹而稍減也。昔太倉王宮詹原祁嘗自言。作畫使筆如金剛杵。此可以參杜詩。○阮亭先生意在輕行浮彈。

不著邊際。見地自高。此所謂言各有當也。卽如歐公明妃曲後篇。阮亭亦嘗譏之。而其妙自不可及。歌屈鐵迴枝之雙松。故以直幹爲出路。而說者乃以直幹難畫。謂少陵以此戲之。不亦異乎。

杜公相從歌銅盤。繞蠟光吐日一句。蘇長公因之作日喻。古人文章善於脫化如此。

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一篇。前云蹴踏風沙。後言騰驤磊落。而中間特著顧視清高氣深穩一句。此

則矜重頓挫。相馬入微。所以苦心莫識。寥寥今古。僅得一支遁一章諷耳。章諷只是借作影子。亦非僅僅此人眼力足配道林也。此一段全屬自喻。故不覺因而自慨。想到三大禮獻賦時矣。末段徵引翠華。並非尋路作收。此乃正完得可憐二字神理耳。

杜古柏行。中間雖有憶昨一折。然落落盤踞以下。只是渾渾就古柏唱嘆。朱注分上二句咏成都之柏。此二句咏夔府之柏。殊可不必。要知此等處。不須十分板劃也。東坡和張耒高麗松扇詩。可憐堂上十八公。老死不入明光宮。萬牛不來難自獻。裁作團團手中扇。萬牛句可作古柏行誰能送三字注腳。又東坡木山詩。木生不願回萬牛。願終天年仆沙洲。卽從不露文章意脫化而出。古人之善用事如此。

唐之八分。自開元時已多趨肥碩。李潮於爾時筆法。能步武李蔡。故八分小篆歌。謂書貴瘦硬。而以嶧山傳刻之肥本反形之。及後又迴繞八分。乃卻以肉字顯出之。至蘇文忠作墨妙亭詩。則因亭中石刻。自秦篆嶧山褚摹蘭亭以迨顏徐諸人。家數既多。體格不一。所云短長肥瘠。飛燕玉環。特總統攬括之詞。故借杜詩語側入。以見筆鋒耳。此所謂言各有當。不得因此二詩而區別論書之旨。以爲杜蘇殊嗜也。○荅溪漁隱叢話云。唐初書得晉宋之風。故以勁健相尙。褚薛尤極瘦硬。開元天寶以後。變爲肥厚。至蘇靈芝輩。幾於重濁。杜詩云云。雖爲篆而發。亦似有激於當時也。此論與鄙意相合。

漢人分隸古勁。至唐以後乃漸以流麗勝。此詩之所謂不流宕者。不獨對草書言之也。漁洋論此歌有取